

筆記小說叢書·清

采蘅子纂

虫
鳴
漫
錄

新文化書社印行

版權所有

版出月八年三二

書叢說小記筆
錄漫鳴蟲

冊一 製津

定價大洋洋三角

纂校出發各
閱版行省各
者者者者準
采何新書各
衛文海文均
新上新局各
化四化有
書馬書代
社路社集

說小舊種各點標式新

濟公全傳	洋裝四冊定價三元四角
施公案	洋裝四冊定價三元四角
三門街	洋裝二冊定價一元五角
再生緣	洋裝一冊定價一元一角
薛剛反唐	洋裝一冊定價九角
大紅袍	洋裝一冊定價九角
小紅袍	洋裝一冊定價五角
列國演義	洋裝四冊定價二元四角
三國演義	洋裝四冊定價二元二角
水滸	洋裝一冊定價五角
蕩寇志	洋裝四冊定價二元二角
紅樓夢	洋裝六冊定價二元八角
紅樓圓夢	洋裝一冊定價八角
英烈傳	洋裝四冊定價二元二角
說唐全傳	洋裝一冊定價九角
乾隆遊江南	洋裝一冊定價九角
平山冷燕	洋裝二冊定價一元一角
雙美奇緣	洋裝一冊定價六角
五虎平西	洋裝一冊定價八角
平山冷燕	洋裝一冊定價六角
四遊記	洋裝一冊定價一角
五虎平南	洋裝一冊定價一角

序

筆記者特翰墨之餘耳然胸中無物舌底無瀾烏足以語此况人而士士而宦宦而閱歷未深見聞不廣者又烏足以語此則甚矣通才博識者之爲貴也茂苑宋君出其先人采蘅子所著蟲鳴漫錄披閱一過覺其中略而詳繁而要無奇不搜無美不臻洵大觀也他若簡末繼以雜存興之所託發爲詩詞歌諸體每得句輒令人驚且其淹貫古今入深出顯直欲與杜律韓碑相抗衡者

采蘅子少有俊譽踔厲名場旋以不得志焚硯而起筮仕章水作吏垂三十年所至有聲宜民善政次第敷施大府爭器重之而又於簿書鞅掌間不廢著述積久成帙其整暇之概尤非尋常者所能企及迄今讀其遺藁益欽其生平之爲人蓋惟閱歷深則見聞廣而思之所至筆又足以達之誠不愧通才博識之君子也亟宜公諸世錄之以壽棗梨如第以筆記目之殆未免淺測也已時

光緒三年歲次丁丑春二月下澣泉唐後學誠存氏謹拜手序

題詞

秋窗多暇。閑寂無聊。追憶舊聞。隨筆錄記。既不拘體例。亦不論前後。信手書成。足資醉餘夢醒之一粲云爾。

奇形怪狀。儘搜羅。詩有迷途酒有魔。世事紛紛何足論。愛聽說鬼羨東坡。

殘月濛濛雨作停。芭蕉窗下一燈青。騷人心事才人筆。併入秋蟲話宵冥。

懶情生題

采衡子自識

蟲鳴漫錄

清采蘅子纂

天地高厚。人則測之。所以爲萬物之靈也。然亦有可疑者。如分野之說。以二十八宿隸中國疆域。天不如是之小。前人論之詳矣。余謂地處天中。星必有與地相對者。某星照某地。即爲分野。但地主靜。亘古不變。天主動。晝夜不息。孔子曰。譬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拱之。蓋謂天樞不動。而衆星環繞運旋也。月令。孟春之月。昏參中。旦尾中。而他月則不同。如謂某地爲某星之野。則地亦動。而東西南北無定向矣。恐未必然。至地理之說有二義。或主轡頭。或主方向。而陽宅則專論方向。其法以歲時干支。合八卦定位計算。某方爲某吉星。某方爲某凶星。歲月有遞更。星即有遷移是也。若以人本命定八方吉凶。則余又有疑焉。夫神有定處。向凶則凶。向吉則吉。乃爲正理。豈有同一南方。此人向之。則係某吉星。他人向之。則係某凶星。是每方皆有此八星。隨人之本命而向之。其繁瑣實甚矣。然竟有驗。違之輒不祥。究未解其何故。

天下有道。道在行。無道。道在言。孔子生於周末。禮壞樂崩。人倫亂瀆。是以講學以救人心風俗。所謂講者。卽講明禮樂刑政之宜。日用事物之理也。自宋儒援儒入墨。以道爲佛家之禪。道家之定。一若確有一物。惝恍飄渺。必須由委溯原。竭盡心力。方能得之。與夫婦與知與能一說。相遠萬里。雖董賈韓蘇。皆譬爲不知道。未免視道過於高遠。難以幾及。此由自視太尊。不覺其入於異端習氣。迨朱陸張王。各得一偏。固守弗失。遂互相標榜。其黨亦各樹旗幟。以相攻詰。在野則處士橫議。在官則交相傾軋。往往假公濟私。雖國祚遷移。亦姑置勿論。可勝歎哉。

丞相官名。始於秦。周以前。無有也。孔子爲魯司寇。不過掌刑之官。如今之大理刑部等類。所謂攝行相事者。乃朝聘會盟爲贊相。左傳會於夾谷。孔某相。是也。太史公生於漢。誤以漢制解經。於司寇上

加一大字。如漢之三公。大司馬。大司徒。大司空之稱。遂以相爲宰相之相。千古沿襲。未之有改。可笑已極。周禮家禮等書。晚出秦漢。不足據。當以尚書周官爲準。周官六卿。止稱冢宰。司徒司寇。無大小之分。五經四書解相字。皆作賓相。春秋時。魯國政在三家。夫子焉能秉鈞。即使彼時已有丞相。亦應季孫自專。是以決知漢儒之誤解也。

論古當就彼時遭遇。若就目前以例古人。未免隔膜。三國以蜀爲正統。習鑿齒已有此說。非朱子之特筆。不過朱子名高。衆善所歸耳。要之帝魏帝蜀。皆時爲之。陳壽固無論矣。司馬溫公生於北宋。太祖以禪讓開基。事與魏合。斷魏有爲時忌。朱子南宋人。高宗以藩邸繼起。不帝蜀則有妨本朝。此皆古人之隱衷。若陳壽身爲晉臣。晉嗣魏後。倘倡爲帝蜀之論。豈非悖逆之盛者耶。曾是身事二姓者。而敢出此耶。

孔子尊夏攘夷。尊者。尊其禮。攘者。攘其無禮。非居於中國。則桀紂驩鯀皆聖賢。居於夷狄。則文武周皆異類也。修春秋。諸侯用夷禮。則夷之。夷而近於中國。則中國之。何等堂皇正大。後儒拘執之見。強爲區別。論疆址而不問賢愚。殊爲可笑。孟子云。舜東夷之人。文王西夷之人。猶云東方西方。豈舜文亦屬夷人耶。且夷字訓平。本無惡解。何必鄙而薄之。如以夷之納父妾。弑父兄。爲瀆倫耶。則宋晉之上悉下報。列國之篡弑相循。不一而足。而遼金元之耶律楚材廉希憲吳衡姚姬等。皆卓然名世。無慚道學之林。以地重耶。以人重耶。不辨自明矣。况孔子時。幅隕甚小。南之吳楚。北之燕代。皆爲夷界。以此而論。則直隸陝甘江浙兩湖川廣雲貴皆夷人。惟河南及山左右爲中夏。有是理乎。如以疆域所轄爲中國。則今之東三省西域皆可爲華。而以僅奉正朔不設官吏之區爲夷。均無不可。至帝王之興。全數天命。亦無一定。當南北朝時。姚萇至長安。符堅叱曰。五胡次第。無汝羞名。必不永久。後遂不祚。乃一時偶合。而以成敗論人者。皆事後附會其說。毫無卓見。如宋齊梁陳隋之於唐。梁唐晉漢周之於宋。其得天下相同。而獨以唐宋爲正統者。以其享國長久。若唐宋如齊梁等朝之短祚。齊梁等朝中亦有一享國數百年者。必將以正統歸之。而謂唐宋爲國統矣。何足爲定評哉。元室以漠北入主中國。百

餘年中。無一中國人割據稱尊者。迂儒無以措詞也。又不肯以正統許元。遂於史冊內低格記事。而不大書其年號。以示鄙薄。尤爲刺謬。天之生材不擇地。而氣所鍾不擇人。初無夷夏之別。亦不關歷年修短。統何必分正國。帝又何必判夷夏耶。大哉。

高宗聖諭。命儒臣以遼金元各爲一史。南宋又作一史。分疏其事。而不強分正國。如南北朝體例。真可謂作史者萬世法。

朱子解君召使濱節。謂孔子仕魯時。並無兩國朝聘之事。或禮當如是。或夫子常與門人講求而記之。余謂不然。若春秋夫子刪定之書。凡事之關教令及變幻不測者。謹書無遺。若平常之事。無足重輕。皆已刪去。所謂筆削是也。不然。一百四十二年中。不特朝聘絕少。卽祿祠禱嘗歲有舊章者。亦不一而足。簡中未書者甚多。可見無關得失者。俱不載。未可以春秋內所無者。臆斷爲無其事也。

人貴和平。凡矜矜自詡。不容人置喙者。皆中有所不足也。孔子大聖。渾然天真。尙自謙讓不遑。終身不遇。絕無怨尤。是何等氣象。孟子卽未免好辯。後儒各執一偏。互相傾軋。務伸其私說。雖朱子亦不免。究與聖人尙遜一座也。

禮記祭統云。大明生於東。月生於西。謂日月所出之方也。日生於東。固矣。月生於西。則殊不然。蓋日月皆出自東方。惟日行速而月行遲。每月合朔後。卽生明。與日偕出。不能與日偕入。初三四日落後。一鉤新影。現於西方。以漸而遲。至望日。則日入後。乃出於東。又日遲一日。迨月晦。卽復與日並出矣。記云。月生於酉。所見乃月之隨日而入。非迎日而出也。維周髀論天道。日月皆自東而西。似爲得之。而日速月遲。能未揭出耳。以此而推。每月月行。較日行少一日。如三十日。則月止二十九次出入。二十九日止。二十八出入。卽與日合朔矣。古人稱月行一月一周天。日行一日一周天。似未得當。宜以合朔爲準。乃爲定論。又春分後。晝長夜短。秋分後。晝短夜長。日月之行。似互易其度。冬夜月影。與夏日影相同。俗語謂十一月十五日當頭時。正冬至也。過此則月漸低。至夏至。則平移而行。如冬至之日矣。此理甚明。前人似未道及。

詩不日成之。舊註謂不設期日也。朱註謂不終日也。顧寧人以舊註爲是。謂不終日。未免太速。不設期日。以見文王之寬。余謂不終日。固太速。不設期日。與上文庶民子來。不相呼應。宜訓不多日爲是。至時俗所用不日。皆如此解。何必曲說以解經乎。歐陽公以文言繫辭。皆非孔子所作。韓魏公非之。終身不與談易。余謂左傳所引文言甚多。皆在孔子前。其非孔子作無疑。至繫辭內有冠以子曰者。有無子曰者。例與中庸相同。凡有子曰字者。皆夫子之言。無子曰者。卽非夫子之言。其理甚明。何必紛紛聚訟哉。

古今以訛傳訛。習焉不察者。不一而足。如都圖之鄙爲都圖。鉛山之爲言。廬陵之爲盧。費祕之爲費驥若呼本音。則羣然誹笑之矣。至衣服儀仗。有不與古同。而併不與今同者。如三品以上。杏黃繖。今制也。而皆用紅。輿帷惟黃黑二色。而偏內綠。坐褥有等威。而四品以下。皆用狼。若稍立異。則共議其違制。無怪程朱寬衣大貂。服深衣。談道學。時人目爲怪物。而有僞學之禁。士生於世。有不同流合污。而不可者。吾誰適從耶。

左傳。隱桓皆被弑。而經皆書公薨。袁簡齋太史疑之。以爲小惡書。大惡不書。豈非春秋作。而亂臣賊子喜乎。何以爲直筆云云。余謂君子居是邦。不非其大夫。况其君乎。

况孔子因史氏舊文。而筆削百餘年前先君之事。敢輒改舊文耶。蓋春秋與晉乘檮杌俱赴告諸侯之詞。或當時體例。於此類事。本國皆諱言之。而他國則直書其事。各國皆然。夫子仍其舊。經左氏著其實迹。今他國史書不傳。安知晉靈齊簡之弑。其本國不亦以公薨爲詞哉。余此論似屬強辭。證以天王狩於河陽。及後世史鑑之帝幸奉天帝幸蜀等類。頗不刺謬也。

晚近事不師古者。多其無關得失者無論已。有大不可者。理宜詳究。如吉安賊退後。廬陵姚秋浦練集民兵。以資防禦。取名忠清軍。意取忠於本朝也。淺見者皆謂名正言順。尤稱至當。然考諸經史。則大謬不然。試詳論之。古者春秋戰國時。於鄰國則稱某侯某伯。於其國。則稱公。或稱王。不自表其國名也。後世割據之朝。如三國南北朝之類。彼此不相統屬。史官則並稱其國。各記其事。以清眉目。若一

統之朝。則大書某帝某年而繫以事。其稱國者。惟晉處士陶潛卒。唐張丞業卒。及殺宋右丞相文天祥等數事。此時已非晉非唐非宋。原其心以書之。以著特筆。斷無有身在本朝。而猶提朝代者。卽今世詔誥文檄。亦僅稱年號。不著朝代。惟時憲書頒及外藩。有大清字。又中國文武具柬與外邦貢使。亦稱大清國。均因向非大清之人。言大清也。若施於內地。尙欠斟酌。譬諸書銜名者。同省則不提省。同府則不提府。同族之人。則著姓。同爲一理。或謂喪事牌位。神主。墓碑。非與外藩相接。何以書朝代。不知祠墓當垂諸永久。某人生於某朝。千百年可溯而稽。意在傳後。是以與外交同也。若本朝之人。任本朝之事。決無自題朝代之理。有之。惟僧道經疏。支離誕妄之所爲。士君子所不道焉。日月薄蝕。天地之常。中古堯舜之世。以閏月定四時。成歲。羲和著歷。未載此事。夏后氏胤征。辰弗集於房。瞽奏鼓。庶人走。爲日食見經之始。左傳遂有用牲於社。伐鼓於朝之制。然止言日食。曾未及月也。漢儒集禮經。始有陽政陰教。分屬帝后。政或有缺。天象應之。以昭炯戒。必謹惕以禳之。其實日月交食。天道之常。可以推測而知。初無關於人事。今先朝推出。行文知會。不爽分杪。惟救護之法。傳諸先儒。奉行故事。不敢廢墜。實則多此一舉也。

賡歌始於虞。三代以來。樂作於下。升歌於上。善歌者能自變新聲。人皆稱羨。唐元宗大酺。人聲喧騰。令永新凭樓。直奏曼聲。頃刻寂然。由來尙矣。然歌自歌。樂自樂。所謂絲不如竹。竹不如肉是也。不知何時合於器而並奏。如今之崑腔合笛。弋腔合提琴。大約始於宋。而甚於元。宋詞有倚聲。倚者兩相並也。或歌詞而以簫管和之。迨元人則專門填曲。演爲傳奇。而徒歌之法泯矣。說者謂或歌或豎。見於詩。徒歌謂之豎。見爾雅。不徒歌。必與器合矣。安見其始於元耶。考古有歌舞。而無吹唱。徒歌云者。言不舞而歌也。蓋文台八佾。武舞干戚。亦必有歌。而堂上之升歌。則謂徒歌耳。惟琴操似與歌相合。然亦就其音節。而飾以詞藻。非若今之與器同作止也。俟博古者。當質之。

李直齋言東南民力之困。始於元。因循於明。至本朝遂成積重難返之勢。何以言之。蓋農事始於神農。稼穡教自后稷。皆西北方人也。殆戰國時。孟子所論五畝之宅云云。皆可行於齊魯燕趙之區。彼時

江以南爲南蠻缺舌之鄉。卽有吳楚等國。不過自耕自食。未必兼濟北地。三國分爭。南北朝割據。各守疆圉。爭戰頻仍。益不能以南濟北。唐劉晏轉漕淮南。以供關內。乃一時之策。及黃巢作亂。五代遞更。宋都汴梁。此事亦置不講。南宋偏安一隅。制於強金。亦不過歲納金幣。未聞運送米穀。可見河南北山左右。以至燕代。尙皆力田藝桑。無藉乎東南之供億。惟元室滅宋之後。混一區宇。官廩有漕粟。民間通貿易。疆界無分。道途順適。相習於怠惰。不講溝洫之利。所謂耕者。僅高粱小麥。所謂織者。僅山中野繭。不適於口體。至養命之原。則全取給於江浙等省。故其男丁弱者。爲驛卒。設飯肆。或爲人趕車。強者爲响馬。爲捻匪。以刦掠爲事。而東南半壁。支天下全局。力有未逮。設遇水旱偏災。或經寇據在南者。又增軍興之費。在北地者。衣食之途不通。益流而爲盜。爲民上者。將何所措手足耶。有治人無治法。自古皆然。可勝歎哉。

古者祭必有戶。如孫爲祖戶。臣爲君戶之類。以臣子端冕於上。而君父盥獻拜跪於下。事近於斂。故後世不行。自以立主祀爲正。然古時祭鬼有戶。祭神無聞焉。天地掃地而祭。社稷以木爲主。歷觀六經。無言神戶者。何以朱注媚竇云。凡祭五祀。皆先設主而祭於其所。然後迎戶而祭於奥。夫設主者。門行戶竈之主也。此四者有主無戶。何以奧獨不設主而有戶。此奧戶又是何人爲之。奧既有戶。何以彼四祀無戶。殊不可解。儀禮出最晚。其說未必確也。

又奧爲中霤。有類於君。竈爲日用所須。有類乎臣。故王孫取以爲喻。

古典有兩解皆通者。如夏至日長。至冬至日短。至本經謂長短之極。以盡數言也。今以冬至爲長至。以自此而日漸長矣。以始其言也。二說皆通。如衙官屈宋四字。謂才之大。雖屈宋亦祇堪爲其衙官。一說也。如謂才如屈宋。而竟沈淪於衙官。爲之惋惜。亦通。姓氏之辨。似今人勝於古人。然古人不言姓。而姓甚明。今人動輒述姓。而姓無別。何也。今所重者氏也。非姓也。如孔子爲殷後姓子。以孔嘉父之後而氏孔。出子姓者。尙有湯宋殷等姓。自以氏爲姓。而此數爲婚不禁焉。他如陶姚唐共出於堯。虞陳胡共出於舜。蔣邢茅韓周邵魯滕皆出於姬姓。如此之類。

不一而足。誰能辨之。余嘗謂古人姓少而有別。今人姓多而無別。近世八族姓氏。頗有古風。或以所居之部落。或以八游之本姓。秩然不紊。惜其所謂姓者。已在分姓而姓之後。溯厥源流。仍不復古。可勝嘆者。

朱子註大學。於首章之前。述程子弁言。稱曰子程子。以寓私淑之意誤矣。孔子至聖。其尊無對。論語稱子而不冠以氏。所謂天下萬世莫不宗之也。他如有若稱有子。子輿稱曾子。子騫稱闵子。則因書出其門人之手。各尊其尊。稱子而不稱字。以示與子夏子游等區別。此稱子及稱某子之通例也。自春秋戰國。下逮漢代。著述百家。合有師承。去古未遠。其稱謂。悉以論語爲法。不聞有子孔子孟子之說。朱子尊事二程。稱程子足矣。奚必於程子上復加子字乎。蓋因子思子之稱。而誤會其意耳。考漢儒稱孔伋繼述功。請配享孔廟。上可其奏。當時議以四配例。稱某子。而伋不可上同於祖。請以字稱曰子思子。是繫子字於子思下。非冠子字於子思上也。朱子誤會其意。致有子程子之稱。及門諸人。習焉不察。各尊其師。於是子朱子子張子。遂時時見於他說。然朝廷議禮。久知其誤。是以歷代尊崇至聖。廟祀優隆。而聖位亦止稱孔子。不加子字於上。特未明指其誤。更正其籍耳。今折衷論語。參諸從制。子程子之誤。昭然若揭矣。夫朱子闡揚大道。功在六經。小有所誤。原不必諱。乃宋明諸儒。有阿所好。而曲爲之解者。有知其非。而不敢辨者。故沿今數百年未改。然聖賢大公無我。改過勿吝。設有以此論爲朱子述者。當必樂聞其說。亟爲改正。無所用其隱默也。余故詳爲辨論。以俟藝林之採擇。俾續刊大學者。刪子字之衍文。卽謂之有功於朱子也。亦可。女子纏足。不知始於何時。漢武帝時。有老菴子之母。履作銳。所謂蹠利屣者。亦謂屣有尖也。古詩。雙羅繡行趺。足趺如春妍。他人不言好。謂我知可憐。人皆以此爲不纏足之證。然余謂曰纏。曰研。曰可憐。明明是纏。何去不纏。雜事祕辛。係東漢時事。載女縵足長六寸。指斂缺圓。略如宮制。斂非自斂。必束之乃斂。彼時宮制。亦必纏細。故言略如耳。大約古人纏足。取其細。而不取其短。底平指斂。比之如玉笋。至南唐李後主。始令窅娘纏縛如新月。必令短小如鈎爲快耳。乃前此所無之事。蓋束指不始於南唐。而底折跌縮。則肇於後主。得此一解。恍

然其故矣。

世事變遷。極爲迅速。不必宋人議周禮。紛紜其說。莫可折衷。卽余遊歷宦途。三十餘年。所見所聞。已大不相同。道光初。元督撫最爲尊。嚴司道晉謁。轅門降輿。出入盡禮。府廳合坐白事。州縣以下。動輒長跪。然遇事商榷。上下相洽。事權亦各如其分。兼無上報下。下陵上之弊。今則上官愈謙。下官愈抗。司道入大門而降輿。府縣儀等。俱從其殺。而承順意旨。言莫予違。維一人是聽。下情壅遏。無由上達。一味粉飾。而無實際。司道以下。俱成虛設。可勝嘆哉。若無大君子一振作之。正不知伊於胡底也。芝草無根。醴酒無源。畸人之興不擇地。而下元甲子爲尤甚。近今世家。多破落子弟。往往降爲皂隸。而科甲崛起。每出下賤。文章詩賦。由揣摩而得。若行事終乏春容大雅。豈自幼習見其祖父卑污之行。夤緣之習。一入仕途。不覺踵而行之。直如性成。是以世風日下。而不可救藥也。

司馬溫公老僕。於溫公入閣後。仍以幼時相稱者呼之。後歐陽文忠公教以宜稱相公。此僕遵之。溫公謂爲永叔教壞。誠然。子弟束髮就學。日誦詩書。父師亦時時教以禮儀。何嘗不彬彬儒雅。迨情竇一開。匪僻從而誘掖之。遂入於下流而莫可挽。其父爵高而富於財。或利其所有。或藉爲聲援。可以招搖誘者愈多。其害尤烈。可不懼哉。有某令。奉檄權一邑。錢友乃舊好。刑友爲新交。信之未甚深。凡發書之成。皆就錢友而質焉。錢友以各有專司。且素稔刑友。才有所質。輒頷之而不加察。適有一賊案。贓逾貫。而刀傷事主。乃前令獲犯訊供通詳者。刑友以贓逾貫。例擬絞而不勾。卽刀傷亦自割襟帶圖脫。誤截所致。且事主傷已平復。仍照原詳招解。令亦以前官審定。不再研訊。惟允犯以不死。令其勿翻原供而已。府司過堂無異。案遂定。越年餘。部中釘封文到。刑友頓足大悔。令亦駭然。及升堂提犯就縛。犯大呼曰。事主之劃傷。乃奪箱時爲銅片所劃。我何曾執刀乎。然已無及。押赴市曹。決訖。後數年。令已別補他缺。刑錢二友偕往。忽夢中同爲人拘入冥。則犯已控於省城隍矣。示以籍。令及友皆俯首伏罪。判擬刑友草管人命。應抵論斬。錢友含混誤事。決醫二十。令以失察。批頰者五。事主早故。判令來生報復。斷訖各醒。令旋病齒漏。月餘落其一。方愈。錢友患腿瘡。骨如欲折。不能履地者經年。刑友患落

頭疽半年。首落而亡。甚者。治獄之「難也」。
有兩縣令。同辦賑務。一貪一廉。事前誓於城隍廟。不私一錢。賑畢。廉者無私。貪者腰纍纍矣。回寓三日。以暴疾殂。廉者往吊。忽家人馳報。幼公子驚風暈絕。請即歸。廉者聞之。泪瑩瑩欲墜。蓋恐貪者之累己。其受冥責也。急趨回寓。延醫診視。乃上等天花。名爲驚痘。心始安。可見善惡之報。捷於影響。

江南卽用縣李毓昌。山東人。奉委監放山陽縣賑銀。山陽令某。侵蝕多金。李偵知。欲稟揭。某始欲分肥。以杜其口。李益怒。某求免揭。執不可。後願還銀以濟民。亦不允。李徑歸公寓繕稟。某惶懼無策。夜不成寐。同閨李祥密叩其故。具語之。祥曰。主人請無憂。奴能辦此。某領之。亦未詢其計。將安出也。祥出潛至公寓。以重賄賂李之家丁。謀斃其主。李隨行之奴包祥王祥。與李祥素相善。允焉。其一張某。係李自山左同來者。不願從。亦不敢徑白主人。潛遁去。遙偵以觀其變。夜半。包王二僕於茗中進毒。李遂殞。次晨。李祥覆命於主。主大驚曰。此事何可爲。既已如此。幸免無事。惟汝。喪身破家。亦惟汝。乃厚爲棺殮。而以中暑暴亡牒上官。李故隻身需次者。父及妻孥。遠在原籍。同官醵金資其柩歸。家人理衣裝。見小布衫袖有血痕一縷。疑之。然無顯證。不敢控。其族叔某。欲詐江南諸官金。乃持衫在本籍。鳴官。求咨查。官亦以無證不理。迭控上官。迄不得直。越二年。其奴張某歸。備述其詳。李父始出控。終以張奴僅聞其謀。並未目覩爲嫌。詰駁不已。乃擊登聞鼓叩閨。奉旨推鞠。提柩至金陵蒸檢。山陽令某。大懼。密以他人屍易之。檢驗無傷。乃易以原屍。給領回籍。而擬李父以誣告。待罪囹圄。柩歸。其妻密視。見腐肉尚存。不類遭蒸刷者。復入京叩閨。乃欽差先至山東。提柩赴吳重鞫。欽差懼仍被易。匿柩已牀下。復檢骨。果黑。委係受毒而斃。案乃定。釋李父。領骨歸葬。兇奴包祥王祥凌遲。山陽令某。奉旨解詣李毓昌坟前。重責四十大板。梟首致祭。徐州守遠戍原審各官降革有差。葛姑娘者。上元人也。幼聰敏。工文翰。字方文學。未娶。其父因爭產爲弟毆傷。越日而殞。弟霸其產。逐嫂姪及姪女於外。寄居僧寺。葛痛父冤。自書牒。命弟奉母控於官。叔行賄。不得直。母旋卒。葛攜弟

自訟之。歷府道皆如縣判。葛鄉不已。遂拶指坐誣。發官賣。葛忿甚。思再訟。苦不能出。後鬻揚州富家爲妾。弟亦行乞隨之。葛至富家。泣詈喧攘。人勸之。葛給曰。欲相安。須喚弟入別院。然後擇吉成禮。富家暫從其請。冀其久而忘也。擇淨室。俾偕弟居。三日。葛攜弟夜遁。復回金陵。控於制府。適制府四易其任。遷延日久。乃發江甯府。府亦易新任。最清正廉明。得其冤。叔論抵。詢其受聘何人。葛以方告。時方已舉於鄉。召之至。方以葛往來街市。日登公堂。且羈滯官媒家。又作妾揚州。恐未必完貞。辭焉。葛當堂刺血入水以自剖。守敬之。認爲己女。以儀仗彩輿送入方家完聚。此女貞而有才。智而有膽。故能百折而不渝其志。亦奇女子哉。

江西德勝門外有居民。一日晨起取米。見甕中藏一布包。解視之。赫然男子頭也。駭甚。慮報官。恐多株連。乃密埋之。兩月餘。合城不聞有殺人者。事遂寢。歲暮。有星使來江鞫獄。南新兩邑令。灑掃貢院爲公寓。突於衡鑒後院。得男尸一具。而無頭。徧覓不得。時值嚴寒。尸尙未敗。姑驗而淺埋。出示以招親屬。日久迄無認者。至今案猶未破。夫貢院終歲封閉。人無由而入。此尸爲既殺而投入歟。應在圍牆左近。不能越重門而至內室。若未殺而先入歟。貢院非常至之地。一人既有隙。安肯同來是閨寢之區乎。尸甚魁梧。似四十許人。決非因姦。且滿城無冤尸者。似非本境人。貢院距德勝門約六七里。何必棄頭於是家。又何以在是家甕內。豈殺人者與是家有仇。欲藉以報復耶。

廬陵民蕭經邦。幼不慧。年三十餘。痴呆不省事。母早歿。無妻。父病。亟命族姪恆一代理家事。父尋卒。遺產約值百緡。恆一力作以贍。經邦頗裕如。族人某涎之。向恆一曰。爾一人耕。二人食。力不給。盍同至我家。我子四人。皆可代力田。所入仍爾收之。我無利焉。恆一私計亦良得。遂偕經邦往依之。年餘。有劉某者築室村中。某給經邦曰。是佔我基。爾往阻撓焉。經邦往。被毆而歸。泣告恆一。恆一詫曰。是非某基何得爾。密偵之。乃知某與妻謀。欲因事害經邦。而逐己以併其業。然素畏某威。不敢計發。隱忍之。又一年。族人中復有忌恆一無故得經邦產者。強刈其稻。恆一偕經邦往。阻鬪不勝。受傷歸。某之婦欲謀殺經邦。以圖詐逼。令恆一從而加功。恆一不敢違。飲泣同往。適經邦瘡作。臥床呻吟。恆

一拾石輕擊其首。某之婦重捏其陰囊而斃。某素善刀筆。作牒鳴官控疾人。邑令蔣矩亭。訪察得其實。乃置婦於法。而釋恆一焉。某以年逾七十。得論贖。

申韓家某。律學精通。當道爭迎。在某縣時。辦一謀殺親夫姦婦與謀案。閱十數年。忽被冥司勾攝。云姦婦以未同謀。屈死控。某亦夢境恍惚。不復記憶。冥王擲原卷令觀。某隨手揭視。卽婦口詞。有殺夫後與姦夫續姦數次之供呈。冥王乃撲婦。而令某還陽。可見誣告之事。雖陰曹不免。
 永新民某。父子同居廢廟中。父已七旬。不能任負戴。子傭爲木作。居村肆。三數日一返。致菽水焉。廟在深山。四無鄰舍。忽一夕。門未啓。而父被殺。頭顱有鐵器。傷不甚重。徧體煙薰焦爛。地上置殘香一束。燼其半。破被一捲。棄牆陰。他物具在。無所失。次晨適子歸省。大呼不應。排闥入。見其狀。鳴官詣驗。察其情。不類盜。姑命掩尸。而囑附近紳耆代訪踪跡。月餘。邑舉人李英。投牒言子自弑。父詰以何由知。則曰。近村傳說某父有積蓄十數緡。存富家。子欲收回作娶婦資。父不允。而勃谿。曾有見之者。訊戶子果有是事。詰其曾取錢否。則曰。父殺第三日。已收回矣。益信李言不謬。窮治之。九死一生。勢將誣服。一日。正鞫訊間。獄獲他案賊至。令尹訊畢。命付獄。賊回首見某子。詫曰。爾枉是乎。爾父積錢不散。致被殺。爾父將枉死矣。令奇其言。詢之。賊備吐實云。聞某父有積資。獨宿古廟。約二三同伴。踰垣入。冥搜未得。竊其被而出。某適醒。素與我稔熟。見之。卒然曰。是爾耶。我懼其洩也。呼伴回。伴卽棄被返。我以鑿擊其首。伴以香火燒之。火毒攻心而死。我數人卽越垣遁。不意復累及其子也。乃釋某而置賊於法。後某以李誣己。幾遭極刑上控。李議褫衿。

有老儒。訓蒙童六七人。一日遇事外出。諸童憶曰。前日所觀斬包冕一劇。今日何不演之。然無剗刀。議借鄰肆切麵者。鄰不許。童伺其不備。竊取至書齋。兩童扮劙子扶刀。一小童扮包冕。橫臥刀口。正演間。忽似聞人語曰。先生至矣。扶刀童放手歸座。刀一落。而小童兩截矣。諸童驚號。師母聞聲出視。駭極。入室自縊。麵肆尋刀而至。見之。畏累投河。老儒歸。亦自殺。後報官。驗埋而已。無如何也。
 湖口捕快曹福。善緝賊。其察人形迹。有非意所料者。然實中窺要。一日閑坐署前。見一人衣綢衫。青

定襄李子奮守吉州時。廬陵歐姓被搶貨銀。獲犯五人。解府研鞠。首犯陳步貴。自認起意糾搶。而從犯王某。狀極兇暴。且曾犯竊。擬流。潛逃回籍。李意欲以王爲首。改陳爲從。幕友孟壺史曰。例有專條。搶逾千金。爲首者絞。候秋審入情實。王某雖凶橫。雖不至死。出入甚大。不能意爲輕重。仍以陳爲首。爰書已定。而心恆惴惴。恐承審者。或有不實。又慮王某狡猾。卸重於陳。而已得其輕。越數年。勾決父到。提陳就縛。大呼曰。自作自受。我實主搶。死無怨。孟聞之。乃釋然。甚矣。就供定讞之難也。

龍江關查稅最嚴。有某攜綢緞過關。被查受罰。銜之。乃賃關旁里許小菴居之。日令人收關上字紙。兩月餘。得廢簿若干。以之襯紙。包石四十封。作一千金。鎖於篋中。分僕先攜篋過關。關上欲開視。僕以匙在主身。請少待。及暮不至。僕曰。篋中沈重。須存關上內屋方妥。我促主人明晨來。當面查點。允之。僕借宿於外。次晨某至。啓視見石。怒令賠償。關上不服。遂成訟。到官驗封。某以身係外客。焉有龍江關簿紙。關上無辭。竟如數賠償焉。嗣後搜查之風乃稍戢。

山東文登縣。有典肆。夜半賊穴壁。先伸兩足入。探肆夥故未寢。遽持之。不得出。令人執炬。繞牆外觀之。則賊頭已割去。鳴官。官利其富。謂爲擅殺。乃盡拘肆中人監禁。而飭役十餘人。代爲守肆。三日後。賊大至。盡殺役。不取一物而去。蓋賊來報復。不知所殺之非肆中人也。其穴牆之賊。乃同夥自割其頭。恐人識面。而物色之耳。初肆人被拘。頗怨忿。役奉命守肆。頗德令。又被殺。而肆人又甚感令。可見塞翁失馬得馬。禍福非能逆睹也。

某邑甲。久客於外。十年無耗。婦及幼子貧窶。實甚。乃招乙於家。乙故業成衣者。攜貨就婦居。新其屋宇門設縫肆。儼然有妻有子。半載甲歸。見門庭改易。不敢入。訪知其故。鳴官。官傳乙對簿。彼此爭欲得婦。官不能決。密令隸臥婦於門板。覆以蘆席。詭言某婦羞忿自盡。昇至堂上。諭曰。婦今已死。孰願領尸棺殮。乙云。我已家養半年。所費不少。刻下本夫已歸。不能再埋死婦。甲云。久客無耗。其曲在我。婦改適非得已。今死。願歛殮。官命啓席。婦故無恙。乃斷令甲領而逐乙焉。亦巧矣哉。

有擊母舅齒落者。舅怒訟官。甥急甚。投訟師求計。願酬多金爲謝訟。師令辟咡向前。遽齧其耳。幾落。

塵之出。某大悟。俟對簿時。以舅齧耳。圖朕力猛。致齒落爲詞。獄乃解。又有烝婦數年。悔過不往。婦怒。詭以他事邀姪至室。遽執之。以強姦訟。適官以勘驗往鄉。羈姪於獄。姪投訟師。教以求恕。初犯爲辭。別無他語。官歸質訊。姪哭求婦如訟師言。婦怒曰。爾甥我數十次。何言初犯耶。乃以和姦定爰書焉。又有訟師。六月爲人作牒。預知其事必敗。而貧賤不忍辭。乃重繡衣裳。爇爐火。而爲之握管。已而果敗。追究謀主。執訟師至。極口呼冤。令與對簿。訟師曰。爾何時請我作詞。以六月對。又問曰。其時我作何狀。則以圍爐披裘對。官驅然曰。豈有盛暑。而作是服飾者。乃坐告者以誣而釋訟師焉。此數者。可謂狡黠之甚矣。

北方旅店。凡貧而單身者。共擠一室。稍有資者不屑居。必包貲一室另居。或兩人共包一室。少可避囂。有販磁器孤客。向晚投店。同衆羣居一室。入店時。見別室先有一布客居之。旋又有八人昇柜入。共居一室。至夜半。販磁者聞彼室中一客哭云。諸物不敢惜。但乞少資作歸費。似有一人允其請。又有一人云。爾不殺彼。彼必殺爾。須臾。寂然無聲。販者疑必刦盜。暗蹴共臥之瞽者醒。密語之。囑其僞爲起溺。踢翻磁器擔。故與之。扭結相鬨。同室者相勸。故固不解。聲聞滿店。主客皆起入問。販者與店主耳語其事。主密戒備之。天甫曉。另室客昇柜出店。仍係十人。主故問何少二人。齊答曰。入店十人。出店十人。何問爲。語次色變。羣起搜之。柜內血肉狼籍。怒。送之官。訊以三木。始供知布客攜資。故於柜內先藏一人。昇入。以備次早出店查數。其用心亦周密矣。不虞販者之適醒。而聞乞命語也。天網恢恢。曾何漏哉。

王通甫明府言山東廩生某。素佻達。與表妹有私。人不知也。表妹父叔同胞。其祖又納妾。生一子。家故富。平時兩兄耽耽視弟。因而祖父亦與父叔不睦。曾妹遠嫁。與廩生睽隔數年。無由相聚。庶叔年稍長。祖爲舉人。諸親咸集。廩生伺於門。表妹乘車至。彼此如渴驥奔泉。入戶稍寒溫。卽攜手至柴室狎襲。情急忘閉門。適庶叔如廁。突然遇見。恐其洩也。以帶勒斃之。埋於積柴中。一人仍逐伴笑語。揚揚如無事。迨彩輿至門。遍索新郎不得。合家大噪。遠近尋覓。廩生與表妹亦張皇失措。昕夕搜求。數日